

老物件

加重自行车

郝妙海



如今,上点年纪的人,应该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一句很时兴的话,叫作“飞鸽车子胜利胎(念dài),后面就把婆姨带。”那时娶婆姨,一辆自行车,几乎是必备之物。在农村,则必须是那种28式带横梁,加重的。除了一些其它的说法和讲究外,很关键的是这辆自行车,在小两口组成新家庭后,是一件离不了的生活和生产工具。当年,小媳妇回娘家时,怀抱一个胖娃娃,翘着二郎腿坐在后尾架上,由男人带着,嘀铃铃上路,无疑是乡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但如果是单单作为一件交通工具,也许人们就不会选择加重自行车了。因为一加重,蹬起来就必然吃力。之所以选择加重,是为了要多带些东西。当年,须用自行车带的东西,除了上地干活时带的种子、肥料、秧苗,下地回来时捎些粮菜秸秆……以及平时换大米呀等等,更有许多如今的人想也想不到的东西。

我的家,在如今的晋阳湖北畔。那时候,我们村还有大片的苇地。苇子收割后,统一分配给村民(当时叫社员)加工苇席。社员们精打细算,在编够集体预定的苇席后,往往会余下一些苇子。这些苇子加工成席子后,社员们会在秋收时节,偷偷地用自行车带到榆次、太谷,以及交安、寿阳等地,从那里的生产队打谷场上换些高粱、玉米,或山药蛋回来,以补贴口粮之不足。五尺宽、一丈长的席子,五块左右卷成粗粗的一卷,一般都是带两卷。捆到自行车上后足有两米高。要稳当当骑行几十上百公里,还大多是山路、

土路,对骑车人的技术和自行车的质量,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

还有更让人惊诧的事。当时的生产队种地,绝对是农家肥当家。而那时我村被市里定为“蔬菜专业队”,即以种菜为主。而种菜,比种粮需肥更多。于是,当时的四个生产队,每个队都挑选五六个精干后生,上太原带干粪。那时的省城,几乎都是旱厕。这些人每天半夜起身,骑车十几公里,进城后从大街小巷的厕所内掏挖两桶干粪带回来,天还未亮。由于是过磅记工,每个人带两只比汽油桶小些的笨酚桶(从太原化工厂买来的),平平常常一车就有两百公斤上下。上车,起步,回村一截不仅是土路,过冶峪沙河还有个大大的坡,过磅后,卸车,将粪倒在地头的茅窖内。而且,桶上全没盖,就这么全程下来,不洒,不溢,今天看来,简直不可思议。可当年就是能办到,而且是一大批人,一干好几年。

为了适应这种高强度的使用和超负荷的运载,即便是加重自行车,也得再“加重”。当年,对加重自行车的改装,主要是两个部位。一个是将后尾架的空心管,一律改为实心圆钢,有的还另加一根立撑。另一个是将14号辐条,全部更换为9号辐条。记忆中,在村内一些能干人的帮助下,这样的改装车,不少人家都有。虽然改装对提高自行车的强度有一定帮助,但我至今仍佩服当年那些飞鸽、永久车的质量。因为它们,不仅给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,而且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,创造了一出出奇迹。

糠(jiān)字是个形容词,形容食品不粘,韧性好,利索。《集韵·咸韵》:“糠,稻不粘者。或从米。”娄烦俗话说:“要吃糠,生牛皮条弦”,孩子们用红胶泥捏人玩耍,把红胶泥和起后在石板上摔,一边摔,一边念:“胶泥胶泥糠——糠,你家的不糠俺家的糠”,是对糠字义的最好注解。

此词在娄烦方言中的含义比较复杂,有褒义也有贬义,要准确理解其词义,需要从它的四个反义词“粘、糟、脆、酥”入手。

一是粘,饅糕宜糠不宜粘。如“用山药蛋饅糕捣糠了”,意思就是捣好了,不粘手,不粘盆,吃起来筋道。捣不好的饅糕成浆糊状,粘在

扞拐和盆子上不好收拾,自然也不好吃。

二是糟,用黍子推出的软米做的软馒头宜糠不宜糟。如果软馒头吃起来是糟的,不是软米坏了,就是手法不对把好东西做坏了。以上两条中的糠都是褒义,如说“这饅糕捣好了,糠糠的”,“这馒头软糠软糠,好吃。”都是赞美的意思。

张贵桃

有些粮食像谷子、糜黍之类,秋季下得雨长了,或者庄稼收割回来放在场里浸到雨水里,粮食也会变糟,做成食物就不糠了。

三是脆,麻花宜脆不宜糠。

四是酥,月饼宜酥不宜糠。

以上两条中的糠都是贬义。如果麻花不脆,月饼不酥,人们就会说:“糠得咬不动”,“死糠片”,贬损意味十足。

故乡风物

娄烦话里的“糠”

方言俚语

“恶腥”和“涩襪”

张玉虎

太原城南方言中的“恶腥”和“涩襪(nài)”这两个特色词,可确实是有点儿“老架”了,别说是二三十岁的人,就是四五十岁的人怕是听来也觉得“生涩”了,和六七十岁的人说起来,或许有点儿印象。

先说“恶腥”。大部分人看到这两个字,可能会联想到“恶心”。其实不然,过去在咱们方言区的人口中,“恶腥”的“腥”,不读为xīng,而读为xī。这个腥字,在方言中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肉食。而“恶腥”的意思,不是对肉食厌恶,而是形容人特别喜欢吃肉,特别能吃肉。肉食虽然营养丰富,但也不能过量,可有些人却总是大碗吃肉,遇到这样的人,人们就会说他“可恶腥”。

再说“涩襪”。这个词中的涩字是个常用字,不用注解。“襪”字较生僻,读音为nài,在古代典籍中,由这个字组成的“襪襪”一词,有形容人愚蠢无能不懂事、痴迷状态和穿的衣服不合身、不

合时等义项。具体在方言的语境中,涩襪这个词形容形象邋遢,不讲卫生,蓬头垢面,衣冠不整,让人看着不舒服;在行为上则猥琐下流,爱讲脏话荤话,甚至对女人动手动脚。对这样的人,男人们对其嗤之以鼻,女人们对

其避而远之。组成涩襪这个词的“襪”字,在我们方言中还有一层意思,那就是表示身上或衣服上的脏东西,不过这也是一个只存在于妇女儿童之间的特定词:过去的农家妇女在孩子们牙牙学语的时候,为了教孩子们认识身边的事物,为了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,多用叠音词和孩子沟通交流,喂孩子吃东西时,叫作饭饭;孩子身上有了脏东西,就叫作襪襪……孩子玩泥巴把衣服弄脏,妈妈就会对孩子说:“你看,把袄袄襪襪咧哇!”孩子要玩什么容易弄脏衣服的东西时,妈妈就会说:“嗯!不能要,襪襪哩!”我们这个年纪的人,就是在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“襪襪”声中长大的。

走遍山西

当年的家常饭

杨晋龙

白面或玉米面或莜面中,捏成窝头状,上蒸锅蒸,出笼后,便是一个个只有少许面粉粘着、满身是菜丝的菜团子。那年代学校组织去乡下劳动或外出参观、郊游,大家带的午餐便是菜团子。四是包皮面,分别把白面和红面揉好,白面擀成圆形,把红面包起来,用擀面杖擀成扁圆形,折叠起来,用刀切成条条,红白相间、层次分明的包皮面就做成了,下锅煮沸,捞起来调着拌面酱吃。这些饭做起来简单,又经济实惠。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,在吃厌了山珍海味之后,偶尔吃上一两顿,还是很受欢迎的。

印记山西戏曲



赛

赛赛,也称赛赛,是曾流传活动在晋北一带的古老剧种。赛,本是古老的祭祀酬神活动。作为戏剧艺术中别具特色的品种,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形成的。南宋陆务观《放翁诗稿》中曾提到过“赛神”。赛的活动范围和流布地区在忻州、雁北以及陕北一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,晋北仅有的几个赛班停止了演出。这一古老剧种至今已少为人知了。赛赛的剧本别具一格,分白、词两部分。宾白用于人物间的对话,词不用做唱,是打起调来朗诵的。演出时没有丝弦伴奏,打击乐有大桶鼓、小板鼓、马锣、小锣等。演出有固定的日期、台口和剧目,每年立春为开赛之日。代表剧目有《三战吕布》《草船借箭》等。文/篆刻 李泽峰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传记

以往研究者循着斗争哲学看待历史事件,主观判断人物命运,其结论必然走样,尤不可取。顺便说一句,唐朝朝民与官的比例是一千九百二十七比一,将近两千人养一个官,俸禄高点也属正常。七品户曹白居易,诗称月俸四五万,相当不错了。

这一年(810),白居易三十九岁,宝贝女儿金銮子,已经一周岁了。改官以后,月俸提高,家人们很想迁到宣平里一带,改租宽敞大房子居住。对此,白居易却不太积极。诗人对精神生活永不满足,对物质生活则不善铺张。他在《秋居书怀》中说:

何须广居处,不用多积蓄。丈室可容身,斗室可

充腹。况无治道术,坐受官家禄。

不种一株桑,不锄一垄谷。

终朝饱饭食,卒岁丰衣服。

持此知愧心,自然易为足。

青少年吃苦受累,如今还不知足吗?不劳动而享此官俸,还要贪图多少才觉得够呢?常持愧疚之心,也就容易满足。许多朋友贬谪他乡,诗人更无心独享荣华。中秋节前后,他“禁中独自对月”,作《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……》等诗,怀念元稹等友人:犹恐清光不同见,江陵卑湿足秋阴。诗人内心十分孤独:宫漏三声知半夜,好风凉月满松筠。此时闲坐寂无语,药树影中唯两人。

作家出版社

89

赵瑜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这年秋冬,朝中政治生态环境愈加不堪。宰相裴垍,以进士集团领袖之身强撑格局,初冬裴垍忽然中风,一时难理政事,只得辞职。旧官僚集团首领李吉甫,从扬州召回,入朝主政。宦官集团整日围着宪宗转,吐实承雍打了败仗也不愿办,还提了左卫上将军,党阀更加有恃无恐。

希望出版社

89

曾有情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几天下来,少说也叠了几百次,被子在他手里开始有形了。再练,又练,还练,被子乖乖地顺从了他的心意和目标,终于做出了第一块达标的“豆腐块”。

终于从“馒头师傅”成功改行做了“豆腐师傅”,小扎西激动得又蹦又跳。光自己“改行”还不够,必须让赵照也迎头

赶上。接着,他把赵照的被子也叠成了“豆腐块”,两床被子往通铺上规规矩矩、大大方方、整整齐齐一放,宿舍立马满屋生辉,焕发异彩。

赵照一脚迈进宿舍,一愣,说走错门了,当即退出门去。

小扎西说:“你没走错。”赵照转身,打量着铺上的两块刀削一般的“豆腐块”,再望望按捺不住喜悦的小扎西,脸色骤变,大声喝问:“小扎西,你把谁的被子搬这儿来啦?没那本事做不出‘豆腐块’,咱们就‘蒸馒头’,再丢人也比偷别人的成果强!”

一盆冷水并没有浇灭小扎西的兴奋劲儿,他说:“我是偷了,但只是偷艺,不是偷别人的被子,这都是我叠的!”

赵照仿佛不认识小扎西一样,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,语气仍然充满质疑:“怎么可能?怎么可能?怎么可能?”

为了让赵照的三个问号变成感叹号,小扎西走到铺前,把自己的被子提了起来。

赵照急了:“哎,你干吗把它毁啦?咱做不出来,让咱多欣赏欣赏也好啊。”

小扎西说:“以后你天天都能欣赏。”他双手拽着被子一边,在空中呼噜了几下,扇起几缕凉风,将“豆腐块”的痕迹全部抖掉,然后将被子铺在通铺上,胸有成竹地一番神操作,让赵照看得眼花缭乱。不一会儿工夫,一块新鲜出炉的“豆腐块”便展示在铺上,生动亮眼。

小说